

# CHIHULY

## GARDEN AND GLASS

## 奇胡利玻璃藝術園 音頻導覽轉錄

### 歡迎

**凱爾·麥克拉克倫，演員：**你好，我是凱爾·麥克拉克倫，我很高興歡迎你來到奇胡利玻璃藝術園展。我從小在太平洋西北地區長大，我很幸運，能在孩提時代受到藝術的啟發，我本人也相信藝術是其所在社區的重要支柱。在“翡翠城”，西雅圖中心區是人們聚集交流的地方，長期以來為遊客和居民提供欣賞藝術的基礎。這裡擁有西雅圖歌劇院、交響樂團和芭蕾舞團、西雅圖國際電影節、西雅圖傳統劇場和兒童劇院，藝術在這座城市的中心百花齊放。現在又增添了奇胡利玻璃藝術園，為人們呈現本地區最知名的藝術家之一的視覺藝術。西北地區藝術家戴爾·奇胡利以其玻璃工藝聞名遐邇，他通過推動玻璃這種介質的界限，改變了這種重要藝術形式的格局。戴爾希望與世界分享此次展覽，繼而回饋本地區。正如他的藝術作品已融入本地區的血液中一樣，我們今天將與你分享的許多故事也是如此。

**Jeff Wright，奇胡利玻璃藝術園主席：**你好，我叫 Jeff Wright，是奇胡利展的管理合夥人。我們有機會請戴爾來到西雅圖中心，我和我的家人都感到非常激動。在我們思考各種可能的方案時，戴爾的名字便立即進入到我的腦海。戴爾·奇胡利，一位正宗的西北地區藝術家，他已在全世界展出了其藝術作品，我們很高興能請他來到這裡。

**戴爾·奇胡利，藝術家：**大家好，我是戴爾·奇胡利，我很榮幸受到 Wright 家族的邀請來展出我的藝術作品。此次展覽對我意義重大，因為多年以來人們一直在問我，我始終想做的是什麼，而我始終回答到，我想設計、建造一座玻璃屋，把它融入到展覽中。這一天已經到來，我能夠在太平洋西北地區分享我一生的作品，我很激動。希望大家喜歡這次展覽。

### 西北藝術室

**戴爾·奇胡利：**我想那大約是 1977 年，我與 Italo Scanga 和 Jamie Carpenter 拜訪了華盛頓州歷史學會。我們看到了他們的印第安籃子收藏品，然後我突發奇想“嘿，如果嘗試用玻璃製作這些籃子，應該會很有趣吧？”但是，這些籃子非常

老舊，又有點褶皺，並不都是挺直飽滿的。所以我想出個主意，我想把它們做成不對稱的。首先，我用球拍敲打這些籃子，稍微塑一下形。但很快，我意識到，如果我只用熔爐的熱量和火的話，那麼火本身可以提供相同的運動，出來的效果會更美。這真正讓我開啟了一系列突破性的做法，我開始用火、用重力、用熱量、用離心力給玻璃塑形。我就是用人工吹氣的方法向這種神奇的材料吹氣，把玻璃吹鼓，然後吹得越來越大，不斷探索極限，盡我所能把玻璃吹到最薄，最後玻璃非常熱，幾乎要坍塌並開始移動。我讓玻璃越來越薄，試探坍塌的邊界，並製作新的形態。

**Rock Hushka，塔科馬美術館當代和西北藝術館長：**如果你仔細看玻璃籃子，注意籃子上的細節圖案，然後再看印第安編織毛毯，你會看到它們在形態、顏色和紋理上驚人的相似。戴爾意識到，他可以製作模仿這些特色的玻璃容器，利用他的能力在玻璃上製作圖案來反映各種美洲原住民文化的編織藝術和圖案，並將此作為其職業生涯的啟發點。

### 海洋生物室

**Pablo Schugurensky，藝術顧問：**海洋生物室通過這些畫廊的所有作品，反映了戴爾對大海的熱愛。他在太平洋西北地區長大，始終對海水有著一份摯愛。海洋生物圖案不總出現在奇胡利的裝置中，這些作品僅零星地在枝形吊燈和塔系列中展現。

**戴爾·奇胡利：**我做了一個 20 英尺高的海洋生物塔，其中包括了許多海洋生物，我希望人們通過認出這些生物而感到快樂。

**Rock Hushka，塔科馬美術館當代和西北藝術館長：**海洋生物塔上的所有元素反映了戴爾對玻璃屬性的深刻理解，即玻璃的流動性、玻璃如何像水一樣運動，以及在塔上像海藻似的運動元素，也就是在水流中運動的生物。所有這些都通過熔化玻璃在熱車間運動的方式、重力拉伸玻璃的方式、玻璃吹製工扭轉並讓玻璃按既定形式流動的方式反映出來。

**戴爾·奇胡利：**我創作海洋生物塔是為了證明海水對於我的工作是多麼重要。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樣熱愛它。

### 波斯天花板

**戴爾·奇胡利：**我開始創作波斯系列是因為我對波斯玻璃、羅馬玻璃和埃及玻璃感興趣。然後我的好朋友 Martin Blank

來到了 Pilchuck，他組建了一支小團隊，他和他的團隊從我們正創作的地方接手，創造了一些微型作品、小玩意兒，讓我可以在此基礎上進行豐富，看看我們可以做出來什麼。

**Martin Blank，雕塑師：**最初的時候，我們創作波斯系列是為了探索圖案和顏色。他們開始從 Seaforms 轉而創作這些殼類裡面存在的特徵；通過 推拉拖拽等動作塑造了許多奇怪的 Snooter 形狀。在與戴爾合作時，我的角色是試驗並想出新的形狀。創作真正的波斯系列作品是非常有挑戰性的，因為當你用玻璃創作時，你要平衡好控制和失控的界限。在創作波斯系列作品時，你要拿捏好分寸，因為你必須把玻璃燒熱，而這時玻璃可能會四散，由於過薄而壞掉，或者玻璃不夠熱，最後成為千篇一律的圓盤。

**戴爾·奇胡利：**在創作波斯天花板時，我想嘗試一些人們從未看過的東西。這樣當你走在天花板下時，抬頭仰望，你會突然開始思考你看到的是什麼。它是什麼？它帶給你怎樣的感受？我喜歡讓人們感到快樂。

## MILLE FIORI

**戴爾·奇胡利：**許多事情都對我有啟發，其中一點是我曾在我媽媽的花園里長大。她種了許多美麗的杜鵑花，而我得以在花園裡玩耍，有這些美麗的自然景觀陪伴著我。我認為，這對我在顏色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許多裝置都採用黑色有機玻璃；一種反射性表面。我喜歡使用反射性材料。這種材料給作品帶來完全不同的維度，當你繞著作品移動時，視角也會改變。

**Stefano Catalini，貝爾維尤美術館藝術總監：**我第一次看到 Mille Fiori 是 2003 年在塔科馬美術館，那是一次不可思議的體驗。我懷著無比的期待開車到塔科馬，我覺得進入展室的體驗已經超乎了我的期待。我看到了對顏色的大膽使用，有原色、黃色、藍色、紅色以及各種形狀。這些形狀很明顯取法自然，它們是有機的，但又不是對自然生命的模仿。它們還像有自己的生命一樣。

**戴爾·奇胡利：**這些形狀的靈感來自我在芬蘭努塔耶爾維、在愛爾蘭沃特福德水晶廠、在墨西哥蒙特雷所做的工作。這一系列作品可能包含十五或二十種不同的形狀。

**Stefano Catalini：**我是意大利人，所以 Mille Fiori 對我來說是一種有趣的稱謂。“Mille fiori”在意大利語中表示“1,000 朵花”。這種叫法實際上與園藝沒有直接關係，而與一類蜂蜜有關係。它指一年中的一段時間，蜜蜂不僅從一類花上採花粉，而是從許多花，1,000 朵花上採花粉。我覺得戴爾作品的稱謂對蜂蜜的指稱很有意思，因為我認為他用這些原色創作的長矛和卷鬚似的形狀，所指的是有機、黏稠形式的蜂蜜，就好像是自然中的，是生命形式的。

**戴爾·奇胡利：**這也與玻璃吹製的工藝有極大關係。當你像我一樣嘗試新的形狀，並創造新的形狀時，這些形狀通常看起來就像是屬於大自然的。所以這是玻璃吹製工藝和我多年來游覽各地所受到的啟發的結合。

## 花道和浮船

**戴爾·奇胡利：**我一直喜歡大海；我生長在華盛頓州塔科馬，太平洋西北地區的海水陪著我成長。在我還是小孩兒時，我們會在海濱撿破爛、尋找日本釣魚浮標。後來我們去芬蘭，我有機會把玻璃杯扔進水里，然後再用像這裡的芬蘭小船找回玻璃杯。

## Gerry Ward，波士頓美術館美洲和裝飾藝術與雕塑 榮譽退休館長

**館長：**你在這個裝置看到的花道和浮船，其靈感來自戴爾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在芬蘭努塔耶爾維的經歷。他到了芬蘭後，突發奇想地把大件玻璃物品從小橋上扔到一家玻璃工廠附近的當地河流。當地孩子們會撿起這些玻璃物品放到小船上，再把東西拿回到岸上，然後戴爾會要回這些玻璃物品，再扔到河裡。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一段時間，他真的很喜歡玻璃物品在這些木船上的樣子。我認為，這確實是他更為成功的裝置藝術之一。它能喚起人們腦海中所有的想像，給人們帶來極大的愉悅感。

## 繪畫牆

**戴爾·奇胡利：**在 1976 年的意外之後，我仍在一段時間裡吹製玻璃，但卻再也無法真正吹製玻璃了，事情總是很複雜，因為我身邊總有人，而我卻看不到我的左邊，我沒有任何深度的感知，所以對我來說比較困難，其實對我來說還好，但我身邊的人的確很難，因為他們總是擔心我可能看不到他們。那真的是我開始繪畫的起點，我越畫就越喜歡畫。有時我會畫一些關於玻璃的，有時我只是亂畫，這是一種釋放能量的方式，是一種在玻璃吹製進行的同時，讓我的身心具有創造性的方式。

**Kiki Smith，藝術家：**你知道，從某種方式說，他正在做他能施展才華的事情，並且我確定，之後他一定會回頭看這些作品。你要知道，這也是一種挖掘新體驗的方式，就是通過動手去做，看到新的顏色或形狀的誕生。這會形成一種實際的狀況，你會情不自禁地去做，反復地去做一件事，那麼你知道，有時你這樣做，就會產生新的東西。

**戴爾·奇胡利：**從最開始，只要我的玻璃作品完成，繪畫也就完成了，非常迅速、非常快。開始時，我用石墨鉛筆創作 Seaform 系列和波斯系列繪畫，然後改用炭筆創作威尼斯系列，再之後我開始添加一些顏色，最開始可能是水彩畫，然後是液體丙烯畫。然後大約十年前，我發現他們創作了這些液體丙烯畫，我認為他們是這樣做的第一批人，所以我就開始了這些金色丙烯畫。接著，我開始用容器本身繪畫，就是把顏料噴出來，但我始終在身邊備著海綿、刷子、拖布和掃把，這樣我就可以在需要時用其他工具繪畫。我相信這些繪畫遠比人們可能認為的要重要。我認為這些畫在我的創作生涯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不作畫，那麼我認為這些作品不會按它們已有的速度或方向前進。繪畫真的是我的作品中重要的部分。

**枝形吊燈戴爾·奇胡利：**一天早上在我睡醒後，我說：“我想把枝形吊燈懸掛在威尼斯運河上，那是我喜歡的城市”，

然後我可能把這一想法做到了極致，在 1992 年，我在西雅圖美術館開始創作枝形吊燈系列。在展廳中，有一處展位不讓人滿意，在開展前十天，我決定製作一個枝形吊燈。之前幾個月我在巴塞羅那旅行時，在一家餐廳看到了枝形吊燈，這個吊燈懸掛到與視線齊平，因為餐廳的天花板很低。那場景真是太美了。當你坐下來，在吊燈下方看時，這個吊燈就好像擺在餐桌上的裝飾品一樣。我喜歡懸垂到與視線齊平的吊燈，一個想法突然蹦出來“我現在可以做一個吊燈，因為吊燈不一定非得實用”。所以我在西雅圖美術館創作了一盞枝形吊燈，看起來有點像黃色的氣球。這盞吊燈由 500 個部分組成，都是非常簡單的形狀，哪怕一個玻璃吹製新手也幾乎可以完成，我們很快就做完了。有幾組玻璃吹製工人幫我們製作，我們在十天內就完成了，然後懸掛在美術館裡，可能重達 500 或 1,000 磅，而這也開啟了枝形吊燈系列。

**Patterson Sims，獨立藝術作家和館長：**戴爾既能深思熟慮，也能說乾就乾，這兩個特點在他身上完美融合為一體，所以我們決定創作一系列裝置，這是第一次我們做一件前無古人的事情。我認為，通過戴爾作為裝置藝術家的身份，而不一定是製作者的身份欣賞他的作品，即使對於戴爾來說也是一種新的方式，這樣看待他的作品，對他來說是變革性的，因為他已成為了憑藉其大規模、史詩級的裝置而聞名遐邇的藝術家。在展覽開始前幾天，戴爾感到這場展出還需要“更多東西”。他決定要為展覽再添加一個元素，一個佈置在天花板上的元素。就像為了展覽，他對牆面和地板進行的一番佈置一樣，他開始思考可以對天花板做些什麼手腳。所以他創作了一組懸掛作品，我們發現這些作品是狂野的巴洛克風格吊燈，就這樣枝形吊燈系列誕生了。

## MACCHIA 森林

**Ben Moore，玻璃藝術家：**我們最初發現德國顏色是在 70 年代末期，這些顏色是德國有色玻璃製造商最初生產以用於彩色玻璃工業的，而我們將這些顏色為我們所用，在美國的工作室裡製造玻璃。在此之前，我們都是自己調製顏色，所以都是相當基礎的顏色，我們並沒有很多顏色可以使用。然後就像天上掉餡餅一樣，我們突然之間就有三四百種顏色可以使用。我想你能明白這種激動的心情，突然之間獲得了這麼多的顏色可以使用，真是不可思議，戴爾有了這個想法“我想利用這些顏色，在創作中全部使用”，就這樣，Macchia 的概念或想法就誕生了。

**戴爾·奇胡利：**我想，我是在睡醒之後想出了這個主意，我想使用我們從德國買來的所有 300 種顏色。然後我在內部使用了一種顏色，在中間使用了半透明或不透明白色，又在外部使用了另一種顏色。因為在使用白色時，我塗上一大坨白色，想獲得更多的質感和多變感，結果看起來像雲一樣。有一天，有人在寫關於我的文章，他問我：“這個新系列怎麼樣？”我說：“嗯，現在我管這個系列叫‘醜陋’，因為我母親說它們太醜了，她管它們叫‘醜陋’。”但我說：“我覺得這個系列不能用這個名字。”所以我打電話給我的好朋友 Italo Scanga，他是意大利人，我說：“Italo，你給這個系列想個名字吧。這些玻璃粘滿了斑點，因為這上有斑點一樣的雲，

外部也粘上了斑點。”然後我說：“意大利語的‘斑點’怎麼說？”Italo 說：“想不起來了。我得查查意大利語詞典。”然後他給我回電話，說：“‘斑點’是‘macchia’。”

## 玻璃屋

**Ryan Smith，3form LightArt 總裁兼創意總監：**在戴爾最初呈現這個項目時，他說道：“這個展覽將包括外部展和內部展。”然後我們開始討論項目的所有不同方面，最終我們達成明確意見，項目的外部部分將採用玻璃屋。我要說的是，他收藏了許多舊溫室的明信片，他一直都鍾愛這種建築。他很著名的一件事，是在大概三個月內建造了一座展示館，你知道的，是帕克斯頓的玻璃展館，那個展館就像這個大玻璃屋一樣，非常漂亮，它的結構漂亮、空間也漂亮，即便如此，整個展館也只是他的花園和玻璃展覽的一部分。他的作品總是關於這種建築和綠色植物的，以及類似的戶外體驗。

**戴爾·奇胡利：**能夠與 Ryan Smith 和 Owen Richards 一起設計玻璃屋，對我真的是極大的鼓舞。我一直想設計一個玻璃屋，我一生收集了許多玻璃屋的照片，它們是我最喜歡的建築。我喜歡其中一些最漂亮的建築，比如旺斯的馬蒂斯教堂、巴黎的聖禮拜教堂、1851 年的大水晶宮。

**Owen Richards，Owen Richards Architects：**弧形是戴爾最喜歡用的形狀之一，因為自 19 世紀以來所有傳統溫室都採用這種形狀。但這塊具體的場地一邊有高大的太空針塔，一邊有西雅圖中心和周邊的其他大型建築，所以通過研究什麼形狀最適合這塊場地後，形成了這種不對稱的形狀。

**戴爾·奇胡利：**我喜歡同時建造這座玻璃屋和創作要在裡面展示的作品，這樣你能完美地控制建築物以及將要在裡面展覽的藝術品。我剛製作了一件超大的雕塑，將擺在玻璃屋裡，它長 100 英尺、高 25 英尺，主要採用紅色、黃色和橙色。我想讓它填滿玻璃屋，但還要留出許多邊界空間，讓這件雕塑能反光回到玻璃表面，襯托出這座非常漂亮的玻璃建築。

## 花園

**戴爾·奇胡利：**我們設計的這座可愛的花園佔地約 26,000 平方英尺，我和 Richard 合作設計了裝置週圍的若干景觀。我們設計了一座黃綠色塔、一座紅色塔、鈹質蘆葦、藍色 Fiori，能在玻璃製作之後很快就完成景觀設計，真的太有趣了。

**Richard Hartlage，AHBL 校長：**決定要在花園裡使用哪些展品後，他們便開始討論使用哪些顏色。顏色是我們選擇哪些植物的主要因素，影響著我們選擇哪些花色來匹配藝術品。

**戴爾·奇胡利：**我們在玻璃屋前升起了黃色的太陽，還架起了紅色的墨西哥帽塔、綠色的冰柱塔、粉色的 Polyvitro 塔，你能在花園前看到的所有蘆葦包括藍色的、紅色的，還有鈹質薰衣草，所有這一切都是芬蘭努塔耶爾維一家小玻璃工廠製作的。

**Charlie Parriott, 藝術家：**當你觀看玻璃藝術品蘆葦和許多其他在你面前極其高大和奇怪的形狀時，你要知道這需要很特別的地方才能製作這些東西，而我們在西雅圖則沒有這種地方。但有一個地方可以，那就是芬蘭努塔耶爾維。我們在那裡製作的原因是，那里工廠的天花板極高，有 25 英尺，另外他們在那裡配製的顏色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奇胡利團隊會不時地去到芬蘭，到這家小工廠和一組芬蘭玻璃吹製工人、藝術系學生和管理員合作，我們會在那裡製作這些蘆葦或樹形仙人掌(他們是這麼叫的)，或者小海豹，或者許許多多我們真的做不了的東西，所有這些彩色玻璃都可以扔到能容納下它們的熔爐和大烤箱，在製作成形後兩個小時，玻璃會慢慢冷卻並經過加工後再從另一端出來，然後再安裝到現在呈現在你面前的裝置上。

**總結 凱爾·麥克拉克倫：**非常感謝你參觀奇胡利玻璃藝術園。我希望此項目能讓你更好地理解戴爾·奇胡利及其作品，並了解已經滿足了我們城市的教育、公民和文化需要的太平洋西北地區藝術組織。

**戴爾·奇胡利：**請慢慢享受你在太平洋西北地區的時光，品味這裡所提供的一切藝術和文化。